

## 兩棲

鬧鐘開始啼叫的時候  
幾羽殘夢還擱在枕畔  
他掙起來，像青蛙一樣露出  
水面，像蜥蜴一樣  
他爬出暖暖的湖泊

尚未覓食  
被催眠的制服就上路了  
機車上的夾克被風撐開，如腋膜 抖動  
他向前滑行  
隨氣流而上下  
似一隻正在風化的蜉蝣  
漸次輕薄又漸次透明  
直到茫茫然  
時間的地標升起

位於沼澤上方的是一座打卡鐘  
其正確的位置在制服前方八百公尺  
那是一個閱兵的所在，空氣稀薄  
他靠近  
在卸下晨露之後  
一腳踩進去 「扣！」  
一種篤定的聲音  
從時間與現實的夾縫傳來

方格中的數字立即將他捕獲  
無論他懊惱與否  
那蹄質的腳掌都會下陷，一直下陷  
他越來越矮小  
越來越笨拙  
於引力持續而緩慢的拖曳中  
一隻灰驢趁機咬住了他的腿

這個曾經北漂的異客似乎不感疼痛  
他只是把雷龍般的脖子往前  
蛇伸  
好讓自己看起來更高大

真正高大的是他青筋暴露的  
貨車，像一頭耕牛  
從鄉村犁到城鎮，從山腰  
到海濱，從春日的市集到  
秋日的沼澤  
無暇欣賞一朵蒲公英  
起飛

豐收的謠傳也在秋後起飛  
但真正豐收的還是匱乏與疲憊  
「這裡的土質太鹹了！」  
年輕的弟兄嚷了起來  
中年的他卻在背地裡 迅速萎縮

沿著弟兄們負氣出走的泥岸  
老闆的許諾如狂花盛開  
螺旋的枝葉向天攀捲  
順勢托起他下垂的前額  
也托起了最結實的蹄子  
而生活的灰驢並未鬆口  
也沒有人為他的幸福祈禱

植根於沼澤區的虛無已悄悄發芽  
夜裡他返回綠意騷動的湖泊  
縱身便跳入妻的裸體  
在古老而庸俗的月光下  
泥鰍與蝌蚪縱情嬉戲  
青苔水草高興地四處蔓延